

魏同賢  
安平秋

主編

叁

# 凌濛初全集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不簪纓。蕭條人吏散，烏雀下空庭。鄙夫心所向，晚  
節異平生。將從海嶽居，守靜解天刑。或可累安邑。  
茅茨君試營。

贈祖三詠

《二刻拍案驚奇》

濟州官舍作

# 凌濛初全集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魏同賢  
安平秋

主編

叁

一刻拍案驚奇

魏亦珀

校點

# 說明

《二刻拍案驚奇》，尚友堂初刊於明崇禎五年（一六三二）。據凌濛初自書《二刻拍案驚奇小引》：「丁卯之秋，事附庸落毛，失諸正鵠，遲迴白門，戲取古今所聞一二奇局可紀考，演而成說，聊舒胸中磊塊……爲書賈所偵，因以梓傳請，遂爲鈔撮成編，得四十種。」這是回憶《拍案驚奇》的寫作、刊刻情況。由於《拍案驚奇》的「翼飛跽走」，「賈人一試之而效，謀再試之。余笑謂：一之已甚，顧逸事新語，可佐談資者，乃先是所羅而未及付之於墨。其爲栢梁餘材，武昌剩竹，頗亦不少。意不能忍，聊復綴爲四十則。」又說明了《二刻拍案驚奇》的寫作、刊印經過，也於此可見前後兩書，皆爲四十卷。但今存《二刻拍案驚奇》四十卷中，經過李田意、章培恒諸先生考察，其第二十三卷《大姊魂遊完宿願，小姨病起續前緣》已非原刻，係由《拍案驚奇》第二十三卷移刻；第四十卷《宋公明鬧元宵雜劇》亦係後刻補入。現在爲恢復初刻原貌，並避免重複，故將二者均抽出，前者已移入《拍案驚奇》，後者則輯入本全集第四冊，與其他雜劇合刊，俾便閱讀與研究。

本書首寫刻睡鄉居士《二刻拍案驚奇序》，次即寫刻即空觀主人《二刻拍案驚奇小引》，次目錄，次插圖三十八葉七十六幅，次正文。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單框，中縫魚尾，下端署尚友堂。本書的標點，全依章培恒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之《二刻拍案驚奇》，不作校勘，遇有明顯錯字逕作改正，不出校。

## 一刻拍案驚奇序

嘗記《博物志》云：「漢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竊疑畫本非真，何緣至是？然猶曰：「人之見爲之也。」甚而僧繇點睛，雷電破壁；吳道玄畫殿內五龍，大雨輒生烟霧。是將執畫爲真則既不可，若云贗也，不已勝於真者乎？然則操觚之家，亦若是焉則已矣。

今小說之行世者無慮百種，然而失真之病，起於好奇。好奇之爲奇，而不知無奇之所以爲奇，舍目前可紀之事，而馳驚於不諭不議之鄉，如畫家之不圖犬馬而圖鬼魅者，曰：「吾以駭聽而止耳。」夫劉越石清嘯吹笳，尚能使羣胡流涕，解圍而去。今集物態人情，恣其點染，而不能使人欲歌欲泣於其間，此其奇與非奇，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也。則爲之解曰：「文自《南華》、《冲虛》，已多寓言，下至非有先生、馮虛公子，安所得其真者而尋之？」不知此以文勝，非以事勝也。至演義一家，幻易而真難，固不可相衡而論矣。即如《西遊》一記，怪誕不經，讀者皆知其謬。然據其所載，師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動止，試摘取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摹索，亦知其出自何人，則正以幻中有真，乃爲傳神阿堵而已，有不如《水滸》之譏，其非真不真之閱，固奇不奇之大較也哉！

即空觀主人者，其人奇，其文奇，其遇亦奇。因取其抑塞磊落之才，出緒餘以爲傳奇，又降而爲演義，此《拍案驚奇》之所以兩刻也。其所摭摭，大都真切可據。即間及神天鬼怪，故如史遷紀事，摹寫逼真，而龍之踞腹，蛇之當道，鬼神之理，遠而非無，不妨點綴域外之觀，以破俗儒之隅見耳。若夫妖艷風流一種，集中亦

所必存。唯污穢世界之談，則憂憂乎其務去。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爲人，意其鐵石心腸，而爲《梅花賦》，則清便艷發，得南朝徐、庾體。由此觀之，凡託於椎陋以眩世，殆有不足信者夫。主人之言固曰：「使世有能得吾說者，以爲忠臣孝子無難，而不能者，不至爲宣淫而已矣。」此則作者之苦心，又出於平平奇奇之外者也。

時劄劂告成，而主人薄遊未返，肆中急欲行世，徵言於余。余未知搦管，毋乃「刻畫無監，唐突西子」哉！亦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云爾。

壬申冬日睡鄉居士題並書

## 一刻拍案驚奇小引

丁卯之秋，事附庸落毛，失諸正鵠，遲徊白門，偶戲取古今所聞一二奇局可紀者，演而成說，聊舒胸中塊磊，非曰行之可遠，姑以遊戲爲快意耳。同儕過從者索閱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聞乎！」爲書賈所偵，因以梓傳請。遂爲鈔撮成編，得四十種。支言俚說，不足供醬瓿，而翼飛跽走，較撚髭嘔血、筆塚硯穿者，售不售反霄壤隔也。嗟乎！文詎有定價乎！賈人一試之而效，謀再試之。余笑謂：一之已甚！顧逸事新語，可佐談資者，乃先是所羅而未及付之於墨，其爲栢梁餘材，武昌剩竹，頗亦不少。意不能恕，聊復綴爲四十則。其間說鬼說夢，亦真亦誕，然意存勸戒，不爲風雅罪人，後先一指也。竺乾氏以此等亦爲綺語障，作如是觀，雖現裨官身爲說法，恐維摩居士知貢集又不免駁放耳！

崇禎壬申冬日即空觀主人題於玉光齋中

# 第三册目錄

二刻拍案驚奇



# 二刻拍案驚奇目錄

二刻拍案驚奇序……………(一)  
二刻拍案驚奇小引……………(三)

卷之一 進香客莽看金剛經……………(三)  
出獄僧巧完法會分……………

卷之二 小道人一着饒天下……………(二〇)  
女棋童兩局注終身……………

卷之三 權學士權認遠鄉姑……………(四三)  
白孺人白嫁親生女……………

卷之四 青樓市探人踪……………(六二)  
紅花場假鬼鬧……………

卷之五 襄敏公元宵失子……………(八六)  
十三郎五歲朝天……………

卷之六 李將軍錯認舅……………(一〇四)  
劉氏女詭從夫……………

卷之七 呂使君情媾宦家妻……………(一一一)  
吳太守義配儒門女……………

卷之八 沈將仕三千買笑錢……………(一三七)  
王朝議一夜迷魂陣……………

卷之九 莽兒郎驚散新鶯燕……………(一五三)  
傷梅香認合玉蟾蜍……………

卷之十 趙五虎合計挑家釁……………(一七五)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卷之十一 滿少卿飢附飽颺……………(一九一)  
焦文姬生仇死報……………

卷之十二 硬勘案大儒爭閒氣……………(二一一)  
甘受刑俠女著芳名……………

卷之十三 鹿胎菴客人作寺主……………(二二四)  
剡溪里舊鬼借新屍……………

卷之十四

趙縣君喬送黃柑  
吳宣教乾償白鏹  
.....  
(二三九)

卷之十五

韓侍郎婢作夫人  
顧提控掾居郎署  
.....  
(二六〇)

卷之十六

遲取券毛烈賴原錢  
失還魂牙僧索剩命  
.....  
(二七九)

卷之十七

同窗友認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  
(二九四)

卷之十八

甄監生浪吞秘藥  
春花婢誤洩風情  
.....  
(三二〇)

卷之十九

田舍翁時時經理  
牧童兒夜夜尊榮  
.....  
(三三七)

卷之二十

賈廉訪贖行府牒  
商功父陰攝江巡  
.....  
(三五二)

卷之二十一

許察院感夢擒僧  
王氏子因風獲盜  
.....  
(三六七)

卷之二十二

癡公子狠使噪脾錢  
賢丈人巧賺回頭婿  
.....  
(三八九)

卷之二十三 (缺)

卷之二十四

菴內看惡鬼善神  
井中譚前因後果  
.....  
(四〇八)

卷之二十五

徐茶酒乘鬧劫新人  
鄭葑珠鳴冤完舊案  
.....  
(四二四)

卷之二十六

憎教官愛女不受報  
窮庠士助師得令終  
.....  
(四三八)

卷之二十七

偽漢裔奪妾山中  
假將軍還姝江上  
.....  
(四五三)

卷之二十八

程朝奉單遇無頭婦  
王通判雙雪不明冤  
.....  
(四六七)

卷之二十九

贈芝蔴識破假形  
擷草藥巧諧真偶  
.....  
(四八二)

卷之三十

瘞遺骸王玉英配夫  
償聘金韓秀才贖子  
.....  
(四九八)

卷之三十一

行孝子到底不簡屍  
殉節婦留待雙出柩  
.....  
(五一三)

卷之三十二

張福娘一心貞守  
朱天錫萬里符名  
.....  
(五二七)

卷之三十三

楊抽馬甘請杖  
富家郎浪受驚  
……………  
(五四一)

卷之三十四

任君用恣樂深閨  
楊太尉戲官館客  
……………  
(五五五)

卷之三十五

錯調情買母詈女  
誤告狀孫郎得妻  
……………  
(五七五)

卷之三十六

王漁翁捨鏡崇三寶  
白水僧盜物喪雙生  
……………  
(五九一)

卷之三十七

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顯靈  
……………  
(六〇八)

卷之三十八

兩錯認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楊二郎正本  
……………  
(六二三)

卷之三十九

神偷寄興一枝梅  
俠盜慣行三昧戲  
……………  
(六四〇)

卷之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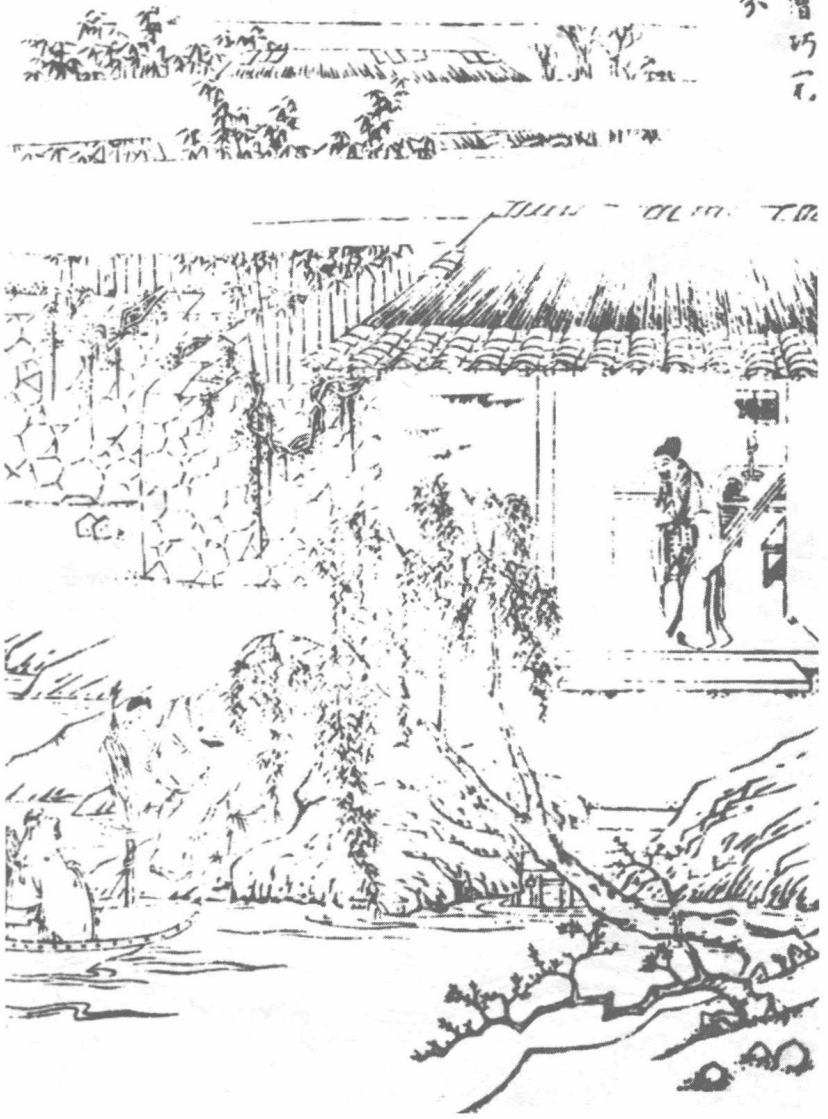
(缺)

進香客舟者  
金剛經

劉奎承



出獄僧巧  
去會分



# 卷之一

## 進香客莽看金剛經 出獄僧巧完法會分

詩曰：

世間字紙藏經同，見者須當付火中。

或置長流清淨處，自然福祿永無窮。

話說上古蒼頡制字，有鬼夜哭。蓋因造化秘密，從此發洩盡了。只這一哭，有好些個來因。假如孔子作《春秋》，把二百四十二年間亂臣賊子心事闡發，凜如斧鉞，遂爲萬古綱常之鑒。那些奸邪的鬼，豈能不哭？又如子產鑄刑書，只是禁人犯法；流到後來，奸胥舞文，酷吏鍛罪，只這筆尖上邊幾個字，斷送了多少人。那些屈陷的鬼，豈能不哭？至於後世以詩文取士，憑着暗中朱衣神，不論好歹，只看點頭。【眉批】許伯哭世。他肯點點頭的，便差池些，也會發高科，做高官；不肯點頭的，遮莫你怎樣高才，沒處叫撞天的屈。那些嘔心抽腸的鬼，更不知哭到幾時，纔是住手！可見這字的關係，非同小可。況且聖賢傳經講道，齊家、治國、平天下，多用着他，不消說；即是道家青牛騎出去，佛家白馬馱將來，也只是靠這幾個字，致得三教流傳，同於三光。那字是何等之物，豈可不貴重他？

每見世間人不以字紙爲意。見有那殘書廢葉，便將來包長包短，以致因而揩檯抹棹，棄擲在地，掃置灰

塵污穢中。如此作踐，真是罪業深重！假如偶然見了，便輕輕拾將起來，付之水火，有何重難的事，人不肯做？這不是人不肯做，一來只爲人不曉得關着禍福，二來不在心上的事，匆匆忽略過了。只要能存心的人，但見字紙，便加愛惜，遇有遺棄，即行收拾，那個陰德可也不少哩！

宋時王沂公之父，愛惜字紙。見地上有遺棄的，就拾起焚燒。便是落在糞穢中的，他畢竟設法取將起來，用水洗淨。或投之長流水中，或候烘晒乾了，用火焚過。如此行之多年，不知收拾淨了萬萬千千的字紙。一日，妻有娠將產，忽夢孔聖人來分付道：「汝家愛惜字紙，陰功甚大。我已奏過上帝，遣弟子曾參來生汝家，使汝家富貴非常。」夢後果生一兒。因感夢中之語，就取名爲王曾。後來連中三元，官封沂國公。宋朝一代中三元的，止得二人，是宋庠、馮京與這王曾，可不是最希罕的科名了！【眉批】一片婆心。誰知內中這一個，不過是惜字紙積來的福，豈非人人做得的事？如今世上人，見了享受科名的，那個不稱羨，道是「難得」。及致愛惜字紙，這樣容易事，却錯過了不做，不知爲何。且聽小子說幾句：

蒼頡製字，爰有妙理。

三教聖人，無不用此。

眼觀穢棄，類當有泚。

三元科名，惜字而已。

一唾手事，何不拾取？

小子因爲奉勸世人惜字紙，偶然記起一件事來。一個只因惜字紙，拾得一張故紙，合成一大段佛門中因緣，有好些的靈異在裏頭。有詩爲證：

翰墨因緣法寶流，山門珍秘永傳留。

從來神物多呵護，堪笑愚人欲強謀。

却說唐朝侍郎白樂天，號香山居士，他是個佛門中再來人，專一精心內典，勤脩上乘。雖然頂冠束帶，是個宰官身，却自念佛看經，做成居士相。當時因母病，發願手寫《金剛般若經》百卷，以祈冥佑，散施在各處寺宇中。後來五代、宋、元，兵戈擾亂，數百年間，古今名蹟，海內亡失已盡，何況白香山一家遺墨？不知多怎地消滅了。唯有吳中太湖內洞庭山一個寺中，流傳得一卷。直至國朝嘉靖年間，依然完好，首尾不缺。凡吳中賢士大夫、騷人墨客，曾經賞鑒過者，皆有題跋在上，不消說得。就是四方名公游客，也多曾有讚嘆頂禮、請求拜觀、留題姓名日月的，不計其數。算是千年來希奇古蹟，極爲難得的物事。山僧相傳，至寶收藏，不在話下。

且說嘉靖四十三年，吳中大水，田禾渰盡，寸草不生，米價踴貴。各處禁糶、閉糶，官府嚴示平價，越發米不入境了。元來大凡年荒米貴，官府只合靜聽民情，不去生事。少不得有一夥有本錢趨利的商人，貪那貴價，從外方賤處販將米來；有一夥有家當囤米的財主，貪那貴價，從家裏廩中發出米去。【眉批】救荒聚米妙策，良有司所宜知。米既漸漸輻轉，價自漸漸平減。這個道理，也是極容易明白的。最是那不識時務執拗的腐儒，做了官府，專一遇荒就行禁糶、閉糶、平價等事，他認道是不使外方糶了本地米去。不知一行禁止，就有棍徒詐害。遇見本地交易，便自聲揚犯禁，拿到公庭，立受枷責。那有身家的，怕惹事端，家中有米，只索閉倉高坐；又且官有定價，不許貴賣，無大利息，何苦出糶？那些販米的客人，見官價不高，也無想頭；就是小民私下願增價暗糶，懼怕敗露，受責受罰，有本錢的人不肯擔這樣干繫，幹這樣沒要緊的事。所以越弄得市上無米，米價轉高。【眉批】專見愚民無知，上官因而誤事。愚民不知上官不諳，只埋怨道：「如此禁閉，米只不多！如此抑價，米只不賤！」沒得解說，只圖圖說一句「救荒無奇策」罷了。誰知多是要行荒政，反致越荒的。



閑話且不說。只因是年米貴，那寺中僧侶頗多，坐食煩難。平日檀越，也爲年荒米少，不來布施。又兼民窮財盡，餓殍盈途，盜賊充斥，募化無路。那洞庭山住在太湖中間，非舟楫不能往來。寺僧平時吃着十方，此際料沒得有凌波出險、載米上門的了。真是：

香積廚中無宿食，淨明鉢裏少餘糧。

寺僧無計奈何。內中有一僧，法名辨悟，開言對大眾道：「寺中僧徒不少，非得四五十石米，不能度此荒年。如今料無此大施主。難道抄了手，坐看餓死不成？我想白侍郎《金剛經》真蹟，是累朝相傳至寶。何不將此件到城中，尋個識古董人家，當他些米糧，且度一歲。到來年有收，再圖取贖，未爲遲也。」住持道：「相傳此經價值不少，徒然守着他，救不得飢餓，真是蠶米囤餓殺了。把他去當米，誠是算計。但如此年時，那裏撞得個人肯出這樣閑錢，當這樣冷貨？只怕空費着說話罷了。」辨悟道：「此時要遇個識寶太師，委是不能勾。想起來，只有山塘上王相國府當內嚴都管，他是本山人，乃是本房檀越，就中與我獨厚。這卷白侍郎的經，他雖未必識得，却也多曾聽得。憑着我一半面皮，挨當他幾十挑米，敢是有的。」**【眉批】**面皮錢。衆僧齊聲道：「既然如此，事不宜遲，只索就過湖去走走。」

住持走去房中，廂內捧出經來。外邊是宋錦包袱包着，揭開裏頭看時，却是冊葉一般裝的，多年不經裱褙，糲氣已無，周圍鑲紙多泛浮了。**【眉批】**足見寺僧不珍重。住持道：「此是傳名的古物，如此零落了，知他有甚好處？今將去與人家，藏放得好些，不要失脫了些便好。」衆人道：「且未知當得來當不來，不必先自耽憂。」辨悟道：「依着我說，當便或者當得來。只是救一時之急，贖取時這項錢糧還不知出在那裏？」衆人道：「且到贖時再做計較，眼下只是米要緊，不必多疑了。」當下雇了船隻，辨悟叫個道人隨了，帶了經包，一面過湖，到山塘上來。